

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白衣港，一个既普通又颇有韵味的地名，不时出现在游子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中，偶尔出现在孩子们模拟高考或中考的语文试卷里，还曾频频出现在中央、省、市各大主流媒体的版面上……

流年似水，物是人非。多少往事都如过眼烟云般流逝，唯有白衣港那些人那些事，经过多年的沉淀、浸润、发酵、聚集，愈发清晰，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

白衣港是我记忆中一条最久远最清澈最厚重的河流。她宽不过20米，深不过3米，像九天仙女遗落的一条绿色玉带，弯弯曲曲，百折千回，从衡东县德圳乡的鸡公岩出发，流经德圳、石滩、大浦、霞流4个乡镇，全长约45公里，流域面积180平方公里。

白衣港并不起眼，在乡亲们眼里，就是一条“小巷子”。发源于高山密林之中，她汇集众多山泉，一路顺流而下。跳过山岗，跃过山谷，越过田原，绕过农舍，像一条九曲十八弯的绿色长龙，一天到晚舒舒服缓，嘻嘻哈哈，左缠右绕，一路南来，不紧不慢，欢欢快快汇入湘江，扎进洞庭，融入大海……

关于这条“小巷子”的命名，有三种说法。其一来自于《水经注》，里面有“百一港”之称，后因谐音，演变为白衣港。其二，缘自当地农民的生产方式。昔日，白衣港外洪内渍严重，水稻种植三年两涝，农民收入很不稳定，有的只有“靠水吃水”，沿港捕鱼为生，所以叫白依港。其三，缘于港边的一座庙——白衣大王庙，因此，把这条小巷子称为白衣港。不管她的名字是怎么来的，白衣港都不失为当地重要灌溉水源和农民谋生或者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1958年，衡东县调集上万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战一年，在白衣港上游建起了德圳水库和早禾冲水库。1966年，又调集上万民工苦战两年，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在下游修建起白衣港防洪堤，让白衣港中上游两岸上万亩农田旱涝保收，真正成为老百姓依靠的“百依港”。有人把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歌词改了过来：

“一条小河流波浪
风吹稻花香泽国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河里的水声
看惯了水中的鱼鳖……”
河水清澈，终年流淌，我家住在白衣港最下游，湘江入口处，地势低洼，像个“锅底底”。平时，白衣港如同一位山野村姑，清亮文静，温顺善良，不卑不亢，任我们追逐嬉戏，捉鱼抓虾拾贝壳。而一旦山洪暴发，白衣港则变成一个凶悍的泼妇，如同一条孽龙，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一丘丘农田、一片片庄稼、一只只牲畜……洪水滔滔，急流奔涌，势不可挡，不时冲下来一头头发胀的肥猪，一根根木材，甚至整个屋顶。加上湘

白衣港(上)

■成新平

江洪水倒灌，白衣港一片汪洋，村庄成为一座孤岛。

一位刚过门的新媳妇怨声载道：“就是那个刀砍的，把我介绍到这个鬼地方，造孽呀，稻子快到手了……”

媳妇的哭诉引起堂客们的共鸣。于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一场场骂媒人的“舌战”展开了。而一些还没出嫁的妹子则纳着鞋底，做着鬼脸，窃窃发笑，故意伸长脖子一本正经：“比起有的地方来嘛，白衣港要强上百倍。天好，地好，不如白衣港好。你们有本事，就骂媒人到白衣港来。”

“我是上辈子瞎了眼，看来白衣大王一定会保佑你嫁到地势高的地方！”“我嘛！一辈子不出嫁，嘻嘻……”

孤岛上，绽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位男青年鼓着眼睛，使劲朝大水吐唾沫，原来，这河水泡断了他的美好姻缘。

村妇哭泣，老人叹息，年轻汉子抽着闷烟，有的责怪地方没生得好，有的则怨山神土地不悯人。几名虔诚的老太婆点燃香火，求大王庙菩萨保佑，请天上龙王息怒……而一旦洪水退却，他们就会倾巢出动，背着农具，像冲锋陷阵的战士奔赴田地，铲除泥沙，清洗禾苗，与大自然展开顽强的抗争。

白衣港流过欢快，流过悲壮，流过忧伤……不知流过了多少朝代。

（二）

白衣港是生我养我、令我魂牵梦萦的一个小村庄。“古村高低屋，斜阳远近山。林梢烟似带，村外水如环。”清代诗人齐彦槐的诗句极为形象地描绘了白衣港的神奇美丽。

白衣港是以身边“小巷子”命名的自然村落，居住着6个村民小组，820余人，几乎全部姓成。这些年，几户成姓农民没有儿子，招了上门女婿延续香火，便新添了“张、王、宋”几家杂姓。村庄不大，以白衣大王庙为中心。父辈告诉我，这里以前无人居住，田土也无人耕种，不知哪朝哪代，兵荒马乱，我们的祖先背井离乡，流落至此安营扎寨，开疆拓土，刀耕火种，繁衍生息。

大王庙是一座古老陈旧的建筑，建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小山堆上，青砖黑瓦，雕檐画栋，一条石门，两个石柱，建筑分为三层，庄严气派。当年一楼大厅供奉着白衣大王塑像，传说水涨庙也长，不管涨多大的水，总淹不了大王庙。可惜这座雕像我们从没见过，在“文革”中被当作“封资修”打掉了，二、三楼是木板楼，有较宽的木扶梯，被我们溜得锃光发亮。

我的小学一年级就是在大王庙上的。一楼为孩子们“乐园”，唱歌、跳舞、丢手绢、扔沙包、踢毽子……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好一个“少年不识

愁滋味”。二楼被改为教室，摆了十几排桌椅，还显得较为空旷，一块黑板又大又长，一排较大的窗户，光线较强，悠悠南风从窗户吹进来，令人沉醉。常常有人叨咕几句诗来：“春来不是读书天，夏天南风正好眠，秋多蚊虫冬多雪，收起担子到明年。”这首诗虽然消极，但我们不为所动。

我们经常在楼上蹦蹦跳跳，楼板被踩得砰砰作响。每当这时，刘巽湘老师轻轻咳嗽一声，出现在大家面前，教室便像掐死蚊子一般安静。刘老师个子不高，眉清目秀，衣着朴素，当年30多岁，扎着两只牛角辫，意气风发。她单人独自吃住在大王庙，从不承担害怕，原因是白衣港民风纯朴，人心善良。每天清晨，她摇着一只铜铃“叮叮咚、叮叮咚”，“上课了！”声音像铜铃一般清脆嘹亮，孩子们像小鸟归巢般鱼贯而入，随即，传出琅琅书声。

“一二三，快坐好！”她见我5岁上学，与7岁的姐姐同读一个班，便经常表扬我，使我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人说，大王庙很有灵性。逢年过节，乡亲们总要点燃香烛，将一只只公鸡宰杀到大庙门前，扯一把鸡毛蘸着鸡血黏到石门框边，孝敬白衣大王老爷，时不时谆谆告诫：“尿不能乱泻，如果肩到庙里，触犯了神灵，就会肚子痛。”我们从小对大王庙就有一种敬畏感，神秘感。

记得大王庙门前有两棵大树，一棵是樟树，一棵是槐树，饱经风霜，枝叶纵横交错，遮天蔽日，如同一对日夜厮守，不离不弃的恩爱夫妻。夏天，树的浓荫将大王庙笼罩。我二爷家一贫如洗，住进大王庙后，居然喜事连连。那年正月初一，二爷还生下一个儿子。见门口有两种树，他忽然灵光一闪，将儿子取名为樟槐。樟槐叔3岁丧父，5岁丧母，从小放牛，参军入伍后，在部队光荣入党，当了连长，转业安排到衡阳地区物资局工作。二爷的女儿金玉也随“八千湘女上天山”，当上新疆建设兵团的卫生兵，两姐弟成为白衣港屈指可数在外“吃国家粮”的人。那时，跳出“农门”吃商品粮，是几代白衣港人的追求、向往与梦想。

大王庙门前有口鱼塘，叫屋门塘，五亩见方，波光粼粼。小时候，我与小伙伴偷偷下塘洗澡，因没学会游泳，差点误入深池，后来，竟竟使神差地连滚带爬上了岸。屋门塘每年春节前出产鲜鱼三四千斤，每家可分到10多斤。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屋门塘长年淤积，无人挑塘泥，鱼塘淤塞了，而今既蓄不了水，抗不了旱，也养不了鱼，长满了野草。

不知经过多少代繁衍，白衣港的先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断拓展自己的居住地，从大王庙向东、西方向延伸，因南面是山岭，北边是湘江。往东，开拓至脚屋场，往西，开拓至成家新屋。这样，白衣港沿湘江东西方向拉长至1公里，发展至200余户。种植的田土东至武家河边，南至宋家坪，北至犁头嘴，约5平方公里，成为霞流镇的重要“粮仓”。

骂，这种社会存在，似与人类的语言共生。普天之下，草民皇帝，谁没骂过？泄百愤集一骂，点缀着国人生活的荤素。但若成杂文之骂，尚须杂文之功。

小哥所谓的骂，不外京腔土调，童子溜口的骂；湘南俚语，抻眸瞪眼的骂。还有极致的湖南邵东县区域的“骂朝天娘”，悍妇咬牙切齿，飙怒街巷，咧血盆大口，指桑骂槐。老舍说“骆驼祥子”坦诚，“生在北方的乡间，最忌讳随便骂街”。连祥子们都忌讳的“骂朝天娘”，即使顿足街巷，有骂无文，难成杂文。

大清朝的陈廷敬任钱法侍郎时，督理京省铸钱铜料亏空乱象，窃国者惊慌登场自救。科尔尼较劲萨穆哈，破开水滚烫时局，表面哈哈吧，骨子里死猪瞪眼硬，说：“如果搞到我的头上，我就把大家都扯进去！”萨穆哈说：“科尔尼，你可是个白眼狼呀！”……科尔尼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根藤上的蚂蚱。”萨穆哈怒斥：“老夫才不愿做你的蚂蚱！”……“好，你滚吧！”科尔尼：“大人，下官也是朝廷二品大员，您得讲究官体啊！”萨穆哈震怒：“去你娘的，官体个屁！”上述内容，见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官与国相融，官体即国体，被“白眼狼”之“藤”串起的“蚂蚱”，绝望之骂，骂娘俗超泼妇，骂国胜抵痞子，“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赤裸裸践踏着皇帝寄予奴才的希望值。

《天桥史话》说，老北京时，天桥八大怪中有个“大兵黄”，备妥棺材，针砭时弊，骂街揽客，贩卖药糖。这位内骂时政，

湖南邵阳新宁县黄龙岗山麓的黄帝祠

初秋时节，本应享受秋的凉意，而今却让人燥热不安。不知是谁在群里喊了一句：“走，我们躲到山上去。”“要的，要去就去黄龙山，就在家门口，不离婚，更不需要做核酸检测，安全！”“好。就去黄龙山，山上凉快，在上面搭个帐篷，还可以看日出！”于是，我们就来了个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

黄龙山，其实不是什么高山峻岭，它坐落在王夫之的故居衡阳县曲兰镇，因为它坐落的村子叫黄龙村，故名黄龙山。

一路上，汽车载着我们风驰电掣，蓝天白云一闪而过。当我们将要到达山脚时，远处传来寺庙清静空灵的钟声，一条蜿蜒的崭新柏油马路直通山顶。好友小雨说：“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叫真神殿，里面供奉着真神菩萨、观音菩萨、财神菩萨，还有王船山先生和孔夫之。我们可以去祈福。”当我们把车停在寺庙的旁边时，一阵凉风迎面扑来，让人倍感舒爽。

到达山顶时，已近黄昏。一群城里人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他们有的三三两两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看着远处连绵的山脉或近处山脚下扑朔迷离的灯火，相互交谈；有的在看日落，拿着手机对着远天的晚霞拍个不停；还有几位老年大叔大婶饶有兴致地拿着麦克风唱花鼓戏，那声音响彻山谷；一群妹子换上瑜伽服，在优雅舒缓的音乐声中练起了瑜伽，一个个身材柔美，动作从容。最吸引我眼球的一对搞直播的年轻夫妇，在与好友小雨的闲聊中得知，男的一位85后大学生村官，大学毕业后不久，

杂文之功

■刘才文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讽高官庸贪，应骂尽骂；外骂鬼子入侵，历数罪恶，骂民众之所骂。其本名黄才贵，又名黄德胜，因曾是辩帅张勋的兵，撂摊天桥，一骂惊世，众人抬爱，遂送艺名，成八大怪之一。其骂大总统曹锟，以曹母的缠足小脚说事，阴阳顿挫，娓娓导出曹母的对付说：“有道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像你这样的逆子，不配当我儿子！更不配当总统！你当总统，百姓遭殃！从今往后，我不认你个儿子！”话无脏字，骂不绝口，有理有据，嬉笑淋漓，“天生傲骨性难改，怀揣殃榜骂文章”，堪称上乘杂文。

为文之骂，是门学问，同是骂曹操，“建安七子”中的陈琳，以《为袁绍檄豫州文》之骂，后来者；相比之下，传统京剧《击鼓骂曹》的称衡“裸衣骂贼”，虽指摘时事，但以泄愤闷，为一私之骂，狭隘！《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唐宋时科举考试“进士试杂文二篇”。今世杂文若古之杂文，同具思辨信达，必彰显学问之美。

若庄子之骂：“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若孔子之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若《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骂：“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露营黄龙山

■屈芳芳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就一直扎根在自己的家乡黄龙村。小雨说：“别看他三十出头，最能吃苦！你们开车来这里的那条柏油马路，就是他带领村民修建的，之前是一条不足4米宽、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人称‘肠梗阻’的村道，还有那寺庙也是他发动村里人修建的……”听了小雨的一席话，我对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村官肃然起敬。山风带着初秋的凉意，飘来年轻小伙子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欢迎各位家人们来我们黄龙村，我们这里有优质的农副产品产黄龙山本土蜂蜜、荷折皮，有船山圣祠，黄龙洞正在开发……”

夜色渐浓，乘凉的城里人陆续下山，而我们这群等着次日清晨看日出的人，便在山上搭起了帐篷。小侄女第一次睡帐篷，又好奇又兴奋，隔着蚊帐对外面走来走去的小哥哥——好友小雨的儿子小猪“咯咯咯”地笑。那个穿着红色体恤的小男生正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帮人搭帐篷，活脱脱一枚小暖男。楚女子的瑜伽教练周萍老师，穿一条白色的棉麻曳地长裙，像风一样，从这个帐篷走到那个帐篷，招呼一起来的小伙伴们记得盖被子，说山上半夜很凉。她的卷毛小灰狗点点，歪着小脑袋屁颠屁颠地跟在她身后。小侄女趴在帐篷里的垫子上，看着外面的

待之。”若陈独秀借《觉醒年代》，送袁世凯“礼义廉”外号，实骂“无耻”之妙。若鲁迅：“哈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若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之骂。似江湖泛舟，大隐温良，匕首，投枪，刀刀见血，弹无虚发。

“杂文”自《文心雕龙》列独立文体，情随事迁，终守仿时骂世之旨。宋·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嬉时，才情并茂，笑者，跌宕有致。蔡康永悼李敖时说过：“他一个人身上，有东郭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红楼梦》第一回，有空道人入阅《石头记》心得说：“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何解？曹雪芹自知鞭挺“末世”，嘲讽“衰世”，着力还嫌纤弱。

张爱玲说《红楼梦》：“清末民初的骂世小说还是继承《红楼梦》之前的《儒林外史》。”何者为骂？元代黄公绍在《韵会》里所说的“正斥曰骂”，即嬉笑怒为文章之语。杂文“正斥”，即理智批评，李敖之语可鉴，“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神通东郭西毒南帝北丐，指奸责佞贬恶诛邪而扬善，“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犀利隼鸟，波澜狂涛，痛心疾首，“也照秽水，也看胆汁”，论辩醒民，字字戳心；涓涓细流，情国绵绵，献良知之策，推心置腹，回味悠长。绝非村汉泼妇“骂朝天娘”。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热闹，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的，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山上的虫鸣唧唧嗡嗡，四周忽明忽暗，山风吹得帐篷呼呼作响，吹起一帐的凉爽。和着这凉风，我和侄女仰面躺在帐篷里。月亮，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让我仿佛回到了几时的夏夜，回到那躺在乡下的凉床上看月亮数星星的美好时光。

次日清晨，我们还在梦中，就听到有人惊呼：“快看，朝霞！”我从睡梦中一跃而起，爬出帐篷，只见天边像是被人打翻了一瓶红墨水，至地平线的地方向四周散开，那是血一样的红。不一会儿，无数的鸟儿从东那头飞出来，好像太阳的尽头就是它们的家，它们扑闪着翅膀向四面八方散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不一会儿，那血色更深了。有人说：“太阳就要出来了！”我们都屏住呼吸，盯着前方，生怕不留神，会错过这奇妙的景象。就在我们的一呼一吸之间，天突然亮起来了，东边更红了，周围的云层反而变成了紫色，太阳慢慢腾腾地从云层层探出头来，先露出一小点绯红的脸，慢慢地露出半边脸，随着一声声“哇！哇！”的尖叫声，太阳整个地喷薄而出，放射出万道金光，把整个天空和层峦叠嶂的山脉照得金光灿灿的，太壮观了！想起以前多少次想去南岳看日出，都因各种原因作罢，但这黄龙山上的日出也算是我生平看过的最壮观的日出，在城市高楼看见的日出景象是无法与它比拟的。因为，当太阳喷薄而出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得到了一次重生！

有人说，大自然是天然的疗愈场所，只要你走近它！我相信，这次来黄龙山的人应该和我一样不虚此行吧。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

湖南衡阳县白雁乡白雁村白雁港